

北縣文化58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 1998.11-10 出刊

TAIPEI COUNTY CULTURAL CENTER QUARTERLY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對話集：
關於 17 世紀北部台灣原住民問題的再思考
關於臺灣的首份西方文獻

關於臺灣

／簡介 José Eugenio Borao (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翻譯 林娟卉
插圖 范世育

的首份西方文獻

1582年7月16日，西班牙教士

Pedro Gómez於臺灣北海岸之船難敘事

簡介台灣的首份西方文獻

1582年對澳門來講是個特殊的年份。從Josef Franz Shütte的著作 *Valignano's Mission Principles for Japan*，我們可以得知這一年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Valignano在當時的職權是基督會視察員，負責遠東地區各基督會在殖民地的運作。他主張入鄉隨俗的政策，並選派Ricci到中國傳教。在那一年，Ricci也自葡萄牙抵達澳門。而一個日本青年皇室組成的考察團（由基督教會主辦）正在前往歐洲的途中經過澳門。

下文將提及的信，其作者為Pedro Gómez。根據Shütte的著作，Gómez是一位長期旅居葡萄牙的西班牙人，在學識及品德方面都有極高的評價，並由基督教會會長Mercurian親自指派前往中國。1582年4月4日Gómez

隨著探險隊離開葡萄牙前往澳門，同時也註定他將在由澳門到日本的途中，大概在臺灣北海岸處遭遇船難。

為什麼Gómez要前往日本呢？根據Shütte所提及，Valignano委任Gómez擔任日本之修會副省長。但是此時局勢甚不明朗，而且Valignano也知道這項委任有其風險，因為Gómez對當時日本地區的環境、民情、風俗及文化並不熟稔。我們將從Gómez的信中得知，這次的船難迫使他回到澳門。至於Gómez何時再乘船到日本？我們已經無法確切得知

，縱然Shütte告訴我們：Gómez於1590至1600之間在日本任修會副省長。

1582年當時(文藝復興時期)在澳門已有許多基督教教

士。其中一位，由菲律賓殖民地之西班牙總督所委派的牧師Alonso Sánchez，才剛從菲律賓抵達澳門，來通知關於西班牙國王菲利浦二世(Felipe II)已經統一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個帝國之消息。Sánchez完成任務後，由於當時並沒有船直接回菲律賓，因此他嘗試與Gómez一同前往日本再轉搭回菲律賓。Sánchez也成為遭



曹永和、鮑曉鷗、古偉瀛三位教授(由左至右)正在臺大圖書館內，查閱16世紀出版的一本珍貴史籍。本文即是摘譯自這本書。

遇到此船難的一員。關於此事故，Sánchez 牧師也有一篇較為簡短的敘述，並在其中提到這艘於美麗島發生船難的船隻，是屬於一位住澳門的葡萄牙籍富人。

Gómez 的信最初是在 1597 年以葡萄牙文出版。（書名見下文）

這篇文章摘譯自 *Cartas qve os Padres e Irmaos da Companhia de Iesus escreverão dos Reynos de Japão & China aos dames-ma Companhia da India & Europa desde anno de 1549 ate o de 1580*. Primeiro tomo. Em Evora, per Manuel de Lyra. Anno de MDXCVII.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內有一本正本可供查閱。

Pedro Gómez 於台灣 北海岸之船難敘事

導言

我從未想過還能再從澳門這小島上寫信給我親愛的神父。順從我的靈魂想讓教團中我親愛的神父及兄弟瞭解我們如何到達這個島的意願，我現在寫給閣下，經由這封信讓他們可以詳細地瞭解整個事件經過，就如我親自寫給他們每一個人一般。

離開澳門

1582 年 7 月 6 日，受當時身在澳門的基督會視察員神父的命令，我們四位神父及

一位兄弟離開中國的這個教團，一行人包括：Alonso Sánchez 神父，非常博學，卡斯提亞人（castellano），因順從命令自 Luzón 來到這裡，當時中國並沒有船可回 Luzón；其他還有 Alvaro de Toro 和 Cristóbal Moreira 兩位神父（他們原是連同視察員神父一起由日本到中國來擔任神職），以及澳門教團的一位兄弟和我。

雖然風向對我們不太有利，但還是讓我們航至離這島三四十哩的地方。但船頭來的一陣東風使我們往回航行，到了在許多島間的這個島（澳門）的海岸外六哩處，不過，這也使得我們得以逃過強風的怒潮。時當 7 月 11 日，月亮的交會給我們帶來一陣颱風，使得我們那晚處於翻船的危機中。不過在情況緊急時，一方面因我們身處避風港中，另一方面（我想這才是真正原因）是我們隨身帶著一幅 Cabeza de las once mil Vírgenes 的聖像，我們整晚都緊抓著它，並請它向主祈求寬恕我們，並將祂充滿慈悲的眼神轉向我們，看看船上每一個人的善意以

及崇高志願。主聆聽了堅信者們的祈求，而在不到 24 小時之內，風向改為順風，氣候清爽宜人。而我們也得以乘此風之便，在 7 月 12 日繼續航向日本。而在做完對 Once mil Vírgenes 的彌撒之後，我佈道感謝主使我們脫離險境並賜與我們順風。

在台灣擱淺

這陣風及我們的喜悅維持了四天，四天中我們共航行了 120 哩。但世上快樂並不長久，因為悲慘不幸總會發生並帶來痛苦。主令天意讓我們在 7 月 16 日弦月日的早上在一個島附近觸礁。蠻荒海岸不知是否曾有葡萄牙人造訪過。這地方叫做小琉球（Liqueo Pequeño），我們在北部觸礁。如果我們往離它兩顆砲彈射程（很短的距離）的位置直走的話就可以避開危險了。觸礁後我從艙房中被叫出，手中拿著聖書，我開始安慰大家，並要他們反省罪過。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星期日下午，船上將近三百人都樂不可支，似乎照著風勢看來，再過五六天他們就會風光光的回到日本；而星期一的早上每個人都邊哭邊祈禱，祈求主的慈悲，只要能



拯救他們的性命，因為他們的財物都遺失了。我們四位神父聚集起來讓大家告解。當有些人在告解時，其他的人分別在減輕自己的行李，將桅帆鋸斷擲入海中，準備好船上的舢板和小船，或是拆甲板做木筏。

嘗試登陸

在大家都告解過後，我們下令讓小船先靠岸，並很快的有四個人跳進了小船中。但因為距離岸邊仍有四涅，小船無帆無槳，海上風浪洶湧，小船不久就沉了，只有在上面的一個葡萄牙人逃出。之後我們又把舢板放下。舢板比小船大，我們別無其他選擇，只有冒險登上舢板，舢板上共搭載七、八人及我們五位神職人員中的四位，我們之中留下一位在船上和其他乘客及聖像在一起，我被迫成為四個登上舢板的神父之一。因為舢板無舵無桅無槳，只有海、風以及浪，若不是我主慈悲，我們絕對逃不過，因為只有祂能使舢板不沉，或回到海中而到達岸上，因為船上沒有槳只有意念，而我們就讓舢板隨波逐流。

最後的登陸

最後我們終於到達岸邊沙洲，水深不高，因此我們得以登上陸地。這時觸礁的船裂口越來越大，水位到達抽水機孔位。船上的人怕船

身完全裂開，而他們只有死路一條，因此開始往海裡跳，有的抱住床、有的抓住甲板木片或破板隨波逐流。可是眾人祈求見效：主及聖母及守護天使的手把他們照料得很好，原先遺留在船上的乘客，只有一人死亡，所有的人都上了岸，包括全身浸在水裡的人。就像 Cristóbal Moreira 神父一樣，他是和聖像一起留在船上的神父，雖然我反對但他仍然堅持。他被幾個善泳的年輕人放在木筏上帶到岸邊，手中緊抓著聖像。好幾次木筏被浪打翻，神父也跟著下水。……神父帶著聖像到了岸邊，我想他應該是最後一批上岸的人中的一個。在岸上我們不免又再互相擁抱一番。我瞭解如果原先我留在船上，一定必死無疑而無法和其他神父一起上岸，因為我不會游泳，不管在任何一個木筏上都逃不了。但是主認為我尚未有資格與祂共桌，不想把我帶走，並把我的命再借給我一陣子。我願為祂作任何差遣。

原住民到來

我們都上岸後大家聚在海灘上。有的衣衫襤褸，有的裸身露體，有的全身盡濕。每個人心中都有對這片未知陸地的恐懼，並感到前途茫茫。此時突然一群約二十來個的野蠻人出現了。裸著上身，下身圍著一塊像在

Canary 群島上用的纏腰布，披頭散髮、髮長及耳，有的頭上有著白色紙串像皇冠似的。他們全都帶著弓，以及有著又尖又長的鐵箭頭的箭。他們靠過來後，不發一語的就開始收集地上所有的白布：床單、毛巾、襯衫等。在場的葡萄牙人不但不加以阻止，甚至還好意的拿給他們，因為葡萄牙人既沒武器，也不知這群人是誰，不吃人肉，所以不敢有所違抗。最主要是葡萄牙人認為這群人未曾搜我們的身、把我們通通殺掉就已經是神的恩典了。所以這群人如入無人之境地似的將布拿走，在荒野中藏好，然後再回來拿，大方地猶如我們都不在海灘上。人們只是把金條、銀飾藏好，但這些也早已被拿走不少。

嘗試探險

在一陣驚慌中，我們認為，既然這片土地上有人，我們應該接近他們與他們用手語溝通，去見他們的王；也許他們會給我們一些米，然後我們再看看如何自救，因為這總比全部葬身在這片荒涼無人跡的海岸上好。於是我們分成兩隊開始走：Alfonso Sánchez 帶一群人，我帶一群人。走一段距離後我突然想到我們的想法可能有誤。因為那些黑土著可能沒有大王，像巴西的土著一樣。假設說他們有大王，我



們與他的語言也不同；就算能通，我們有那麼多人，而黑土著他們的生活方式是那麼貧窮，也無法維持我們的生活。那麼去他們那裡也就沒多大意義，除非我們是自己送上門去在他們的弓箭下當奴隸。最好還是回海灘去，看看在海潮之中我們是否能由船中拿米及武器出來，在海灘上建立一個據點，並用船的木板建一艘船自救。而在我們這一群人走回海灘時，由 Alfonso Sánchez 帶領的一群人也折返了。他們也是因為同樣的想法而回來。重新在海灘上聚集後，我們請船長下令派一些人到船上拿回所有能用的生活用品以求自救。船長下令後，開始從船上拿出生活用品：米、肉、酒、乾糧。因為海水漲潮難以回到船上，我們每天都要等一陣子，待退潮時再

到船上去拿東西，大家把拿來的東西放一起以利分配。如此過了八天，八天後船殼全破了，其他未拿出來的生活用品也都沉沒了，只有浮



在海面上的還有辦法回收。在海灘上離海較遠處（潮水不會波及的地方），我們開使用茅草建起小屋來。葡萄牙人開始準備火槍，以備在土著來時自衛。這些土著像不識相的蒼蠅一樣繞著我們

打轉，看可否把散落在海灘上船的殘骸撿走。雖然這些東西對我們並沒有用，但是我們還是阻止他們，因為我們想把這些東西拿來交換幾袋玉米或米。之前土著們曾帶幾袋來給我們，而這對當時物資缺乏的我們助益不少。不過這只維持幾天，之後因為混亂，土著們不再像朋友般幫我們帶來食物，而是向我們射箭，像對敵人一樣的偷窺著我們。他們射死了一個黑奴，差點就殺死了其他三個，他們身上都被射了好幾枝箭。土著殺了兩個中國人，而我們殺了一個土著。

建立營地

我們第一個建立草屋的地方水質很差，全靠著主的慈悲我們才未因此而死，而且那裡也沒有足夠的空間讓我們自衛並建造一艘船。因此我們被迫遷移到另一個地方，離原來的地方約半哩。那兒有一條清涼的小河，水質很好，而且可以造船，因為船剛好可以經由小河入海。因此我們要做的事是將所有生活必需品搬過



們會好意送幾塊肉給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之中的一位兄弟發燒不退，持續了一個半月，而若不是主慈悲，可能我們在島上的那一段時間他都在生病。不過感謝主，一個半月後他就不藥而癒了。我們照料病患，蒙主慈悲，病患並不多，只有兩個人因工作勞累而死。

造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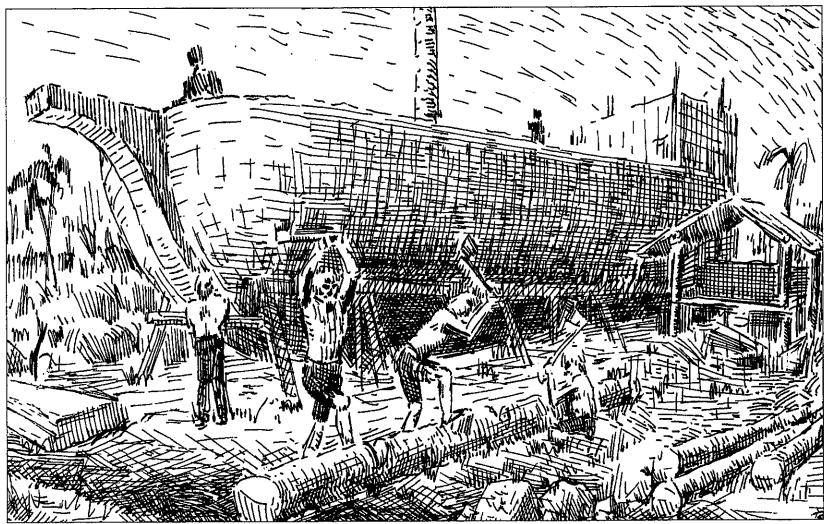
當開始造船時，異教徒的船匠決定造一艘大船，以容納所有的人及一些被海潮沖上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拿回的行李。而他沒想到，大船的吃水量遠非小河深度所能提供。因此我們無法出航。船匠一直到船造好才發現這個問題：船大得無法出海，加上小河河道多彎曲。除了在月圓滿潮空船出航外無法出海。這掃了我們看著造好的船的興致。因為若要出航，似乎不只要有好天氣、漲潮，還得要空船，不

46

去，並將破船的木材拖過去建船。若沒看過的人真的不會相信這種狀況：我們在寂靜中做這些工作，在雨中，又寒冷又滿身大汗，光著腳又全身濕透，如是工作了很多天。我們建起一間大茅屋，在它中間放置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神父們住在一邊，而船長住在另一邊。其他的人則把他們的茅屋建在大茅屋的四周。我們也要求建了一間小教堂，如此每天可以做彌撒誦經，這是在這些工作中讓我們最安慰的事，因為我們每天作四次彌撒，而且常有禱告，告解及領聖餐式（就像我們一群人互相作一樣）。我們每天都在小教堂中誦經，並把聖像拿出來巡行。我們在一座山上立起很大的十字架，我們光著腳巡行，在歌者的樂聲及未覆

蓋之聖像的陪伴下把它扛到山上，並把我們的命運交付給它。

我們的食物來源主要是由船上拿來的米，及一些年輕人在海灘上找到的牡蠣。為了怕土著攻擊，這些年輕人總帶著軍刀去。在小河中可以抓到些魚，在林中葡萄牙人有時會打到鹿，這時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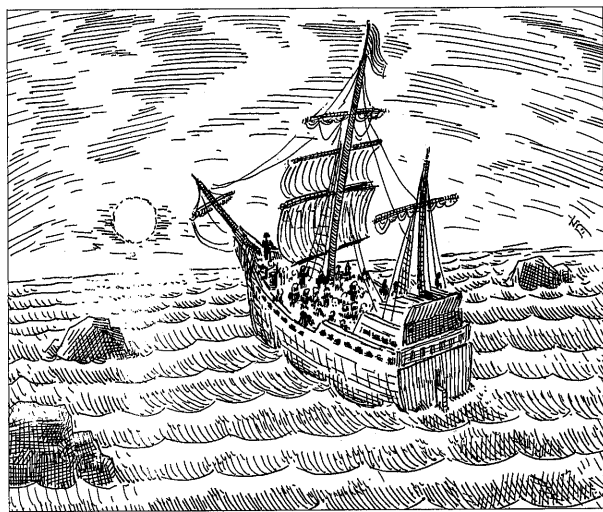


能載行李。

現在閣下您可以想像到我們當時所處的情況：九月即將結束，冬天已開始，沙洲越來越闊，潮水一月只漲一次，而且食物也快吃光了。老實說我們也已開始計畫留下來，直到飢餓或箭矢把我們帶向死亡。在這些恐懼外又發生一件令人害怕的事：九月中突然下起季節雨，颳起大風，而原來我們用六條或八條繩索固定在小河下游的船，繩索開始斷裂。我們只能眼睜睜看這大雨把船衝向海中而無能為力。閣下您可以想像我們的眼眶又再度充滿淚水，大家又再次向天空嘆氣。我們向聖母瑪莉亞祈求，因為沒有船我們不知要如何逃離這地方。而我們認為船是一去不回了，因為一旦到海上，即使浪將它打回岸上，不論是沖上沙灘或觸礁，船都一定會被打成碎片。不過因為主決定要救我們一命，他讓船卡在蜿蜒的河道中的一處，離海很遠，因此漩渦無法對船造成損傷，到了晚上，中國人到了船的地方，發現它幾乎毫無損傷。

現在閣下您可以想像到失而復得這件事帶給我們的歡愉。大家把船綁好，當雨停時，他們把船拉到原先所在的地方。到了漲潮之日，我們在船上裝了一些充當壓艙石及食糧的米，然後三位神父、中國水手及船長上了

船，留下我和另一位神父安慰留在陸上的大家。9月30日早晨（聖Jerónimo日）他們在船上，而我們在陸上拉縴。水先漲到我們的腰部，又升到我們的脖子。因著我們的眼淚及祈禱，聖Jerónimo保佑我們，讓船可以出海。當我們看著船航入海中，我們不禁跪下來感謝主的慈悲，大家開始互擁，在胸前劃十字並喜極而泣，因為那時我們覺得馬上就可以離開小島到有基督徒的地方去。



登上新船

船無法靠海太近，否則可能又會被浪潮帶回岸邊，所以我們必須把它開遠點。因為是滿月，所以風很涼爽，如果風增強得太大，船會被帶走。而我們就會被迫留在島上。我向大家喊，請大家登船時不要裝行李，而是人及飲用水先上船。如果風勢准許我們再裝行李，否則至少先把人救走。所以我們

讓大家先上小船，而在最後一艘小船上，我非常的手足無措，因為船很小，水一直滲進來，雖然我們用兩個小桶子一直舀水出去，但無濟於事。小船上九十幾個人，空氣清新但風浪很大。不過主還是讓我們上了船。等大家一上船，船不再作任何停留，立即開走，因風越來越大對我們不利。於是我們在聖Jerónimo日晚上起帆，由那小島到澳門這小島航行了8天。雖然我們很怕遇上海

賊，但幸好並沒遇上。主在層層的危險情況中救了我們。

道別

神父，這就是我記憶所及對這次船難的描述。在船難中我一直祈禱主拯救我們。我們得以救

出聖杯及一些精美的法器，其他還有商人們帶往日本的兩百條金塊及其他一些價值不高的小東西。

現在我留在澳門的這間房子，和九名同伴準備在1583年6月到日本去，如果上帝保佑的話。同時，我們現在正在學習日語。

澳門 1582年12月13日